

体验风景

落实新课标 读写两相宜

通向太阳的路



丛书主编 张忠义
本书主编 向启新

读·品·悟

中学生

体验阅读系列

中学生体验阅读系列

体验风景

黄河。你在说什么

花山文艺出版社



通往太阳的路

◎丛书主编：张忠义

◎本书主编：向启新



花山文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通往太阳的路:体验风景 / 张忠义主编. -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5

(“读·品·悟”中学生体验阅读系列)

ISBN 7-80673-572-0

I . 通... II . 张... III . 语文课—中学—课外读物
IV.G634.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8116 号

丛书名:“读·品·悟”中学生体验阅读系列

书 名:通往太阳的路(体验风景)

丛书主编:张忠义

本书主编:向启新

策 划:张采鑫

责任编辑:卢水淹

特约编辑:高长梅

美术编辑:齐 慧

装帧设计:红十月工作室

责任校对:童 舟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050071)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E-mail: hswycbs@heinfo.net

销售热线: 0311-7056031 5915084 5915087

邮购热线: 0311-5915261

传 真: 0311-7815440

印 刷:北京市德美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960 1/16

字 数: 243 千字

印 张: 13.125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73-572-0/G·188

定 价: 17.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三录

雨雪关情



郭 枫	撑一伞细雨(3)
李 蔚	雨的抒情(4)
林 玲	依然是雨(6)
(台湾)余光中	听听那冷雨(8)
郭嗣汾	小楼听雨(12)
琦 君	下雨天,真好(14)
黄庆云	看雪抒怀(18)
牛宪纲	踏雪寻春(19)
刘白羽	祁连雪(21)
梁实秋	雪(23)
胡燕青	你自风雨中来(25)

日月同光



明道寨	阳光心情(29)
-----------	----------





追·往·太·阳·的·路

邓皓	独对夕阳美好(30)
戴定南	荒原上的太阳(32)
运娜	伸懒腰的阳光(34)
金哲	通往太阳的路(35)
耿林莽	月光幻想曲(36)
俞平伯	眠月(38)
涂懋庸	赏月(40)
张秀亚	杏黄月(42)
郭嗣汾	黎明(44)
未凡	海霞(46)
艾雯	夜语(47)
张丽钧	抬头看云(49)

江海走笔

冰心	说几句爱海的孩气的话(53)
王蒙	海的颜色(55)
斯妤	在海边(56)
杨炼	蓝色狂想曲(59)
李佩芝	黄河,你在说什么(61)
卞卡	壶口走笔(64)
采诗	空荡荡的汉江(66)
苏叶	太阳湖(67)
鄂华	天池(69)
龚书锦	君家原在西湖畔(70)

在山顶看风景

张腾蛟	读山(75)
-----	--------





(台湾)张晓风	高处何处有(77)
殷 颖	鸟鸣山更幽(78)
林新居	满溪流水香(80)
冯秋子	遥远的上青溪(81)
(台湾)杏林子	听听这小溪(83)
陈晓蔷	溪水(84)
许达然	瀑布与石头(86)
饶阶巴桑	瀑布(87)
殷 颖	品泉(88)
张抗抗	沙之聚(89)
(台湾)林文月	遥远(91)
肖复兴	德天瀑布(93)

梧桐的启示

毕 璞	巧见枫红(97)
谷世秦	读树(98)
(台湾)张香华	木棉花开的路(101)
(台湾)白 幸	落花(104)
苏雪林	秃的梧桐(106)
艾 雯	昙花开的晚上(107)
(台湾)洛 夫	一朵午荷(110)
(台湾)陈之藩	失根的兰花(113)
朱 湘	采莲曲(115)
涂钟巢	闲情(117)
陈慧瑛	梅花魂(120)





不朽的风物

潘浩泉	江南名镇掠影(127)
梵 楠	巍巍雄关(129)
左 夫	蓬莱歌吟(132)
宗 璞	湖光塔影(134)
沈从文	天安门前(137)
史中兴	窑洞今昔(140)
虹明珠	小院正清秋(142)
谢冰莹	爱晚亭(144)
涂志摩	翡冷翠山居闲话(146)
贺敬之	三门峡一梳妆台(148)

乡里乡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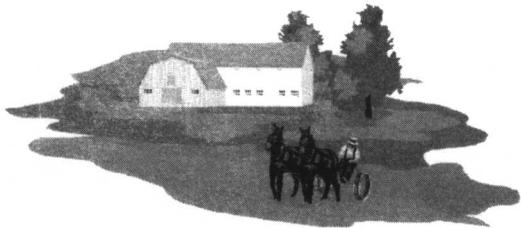
苇 岸	美丽的嘉荫(153)
李仁杰	弄堂(155)
史铁生	故乡的胡同(156)
鲁 庚	杨梅(158)
叶文玲	豪奢之愿(161)
黄 琨	天津在回忆里(162)
(台湾)钟梅音	乡居情趣(164)
黑 白	江南乡菜(166)
冯剑华	乡音(168)





来自异域的风

- | | |
|-----------------|-------------------|
| 唐月梅 | 京都的绿(173) |
| [捷克]卡·恰波克 | 田园诗情(178) |
| 公孙女燕 | 杜威大道看落日(179) |
| 尹雪曼 | 我爱全州(182) |
| 李仁臣 | 怀念南极(184) |
| [英]桑塞姆 | 康桥,一样美丽的晨昏之约(187) |
| 赵 玖 | 汤姆叔叔的小屋(190) |
| [英]毛姆 | 江上歌声(193) |
| 张玉环 | 阿姆斯特丹的自行车文化(194) |
| [日]中根千枝 | 散漫的印度人(197) |





当风儿悄悄吹过，当雨点
静静洒下，当薄雾轻轻浮动，当
雪花悠悠飘落……我们是否应
敞开心灵，凝神静听。

雨雪天情



轻细的雨花，像飘忽的雾，白茫茫的，轻吻着人脸，微微觉着痒；又轻轻濡湿着衣裳。雨伞仿佛是风帆，在雨色濛濛中载浮载沉；也像一只只大翅膀，东南西北，无边无垠，因风四处飘航。

沉默的雨，无声胜有声；逗人的雨，真叫人喜悦。可以不必穿雨衣，在户外踯躅漫步。雨似蜜似酒，滋润着心灵。



撑一伞细雨

◆ 郭 枫

雨，如丝。雨，如丝。纷纷在伞上，纷纷在伞上。
在伞上，雨哗笑着，雨低泣着，雨喃喃地数落
着：那些岁月，这些岁月。

撑一伞细雨，踽凉在黄昏和黄昏的荒野里。
细雨很细，黄昏很黄，荒野啊很荒！踽踽凉凉的，焉得不踽踽凉凉？
不是寻春，不是悲秋。早已经明明白白地知道：春天，在噪音里枯萎！而，秋天，
又在5月的胸膛上扎了深根。不为什么，不为什么，真的什么也不为！只是想靠着
一把伞。撑着风，撑着雨，撑起一个寂寞的世界。

撑起一个寂寞的世界吧！要是能把一切都遗忘，遗忘得干干净净的，多好，懂得了悲哀而没有畅快的悲哀，尝过了欢乐而没有狂放的欢乐……要是能把一切都遗忘，遗忘得干干净净的，多好！

遗忘？啊！遗忘是一种艰难的工程。单是这风，这雨，这黄昏，就使人无可奈何。无可奈何这如丝的细雨，如雨的秋丝，无可奈何这如梦的细雨，如雨的旧梦。梦，要有多长就有多长，千丝万缕万缕千丝缠着一只蜷曲的蛹。何时能化为飞蛾破茧而出呢？飞向江北，飞向江南。江北很远，江南很近，摇晃在眼前的不是千条绿柳吗？萦绕在身际的不是百啭黄鹂吗？春水碧波，孤帆远影，不是隐隐在望吗？江南！江南！跳跃着的是江南，闪烁着的是江南，以柔柔的声调情人一般低唤着的是江南！江南啊！最美的是淡烟疏雨的黄昏。哎！这种雨不是那种雨，这种黄昏不是那种黄昏。

旋着伞，许多水滴便像珍珠似的迸落。落在野草里，无声也无息；落在水塘里，无踪也无影。既然美丽的必须无奈地抛落，那么，就不停地旋吧！把伞缘的水珠全部抛落吧！还有什么好珍惜的？在江南，在江北，在许多干涸的土地上，既然已经抛落了生命的春天，春天的生命撒落在亲爱的原野里，没有开花，没有结果，便无声无息无影无踪地消失！人，生命的水滴能有多少呢？一只失去了汁液的果子，还有什么可保留的呢？把这些水珠抛落，管它能不能化为七彩的长虹！抛落它们，抛落它们，让它们无声无息、无影无踪吧！

踽踽凉凉的，焉得不踽踽凉凉！以为靠一把伞，就能收获一季宁静，以为点一滴孤独，就能让整个记忆褪色。这是可笑的遐想，当细雨很细，当黄昏很黄，当荒野



啊很荒。

雨,如丝。雨,如丝。纷纷在伞上,纷纷在伞上。

在伞上,雨哗笑着,雨低泣着,雨喃喃地数落着:那些岁月,这些岁月。

心灵体验

无论从文章的立意、构思,还是从技法、语言看,本文都是一篇具有特色的诗体散文。它以抒情见长,涵容着波澜起伏的情绪节奏,表现了痛苦的意识和悲剧观念,因而使作品具有审美价值。

放飞思维

- 作者感情的波澜起伏,构成了文章的美的旋律。从撑伞和旋伞两个动作来分析这种变化。
- 本文的短语运用很有韵味,请举例说明。

雨 的 抒 情

◆ 季 藏

细雨微风的夜,适宜读诗和散文;狂风暴雨的夜,则宜读恐怖神怪小说。要不然,便邀几位知己,泡几杯浓茶,买一包花生米,点上一支洋烛,又当另有一番情趣。

雨,好像是千万支魔指,好像是千万条琴弦,弹出了千变万化的声音。

春雨软柔,夏雨粗犷,秋雨苍凉,冬雨肃杀;因季节变化,情调各异。但是,雨色一样美丽,雨声一样动听。

在图画音乐和诗歌里,有许多描写雨的佳作。线条色彩和音节旋律,空灵剔透。

轻细的雨花,像飘忽的雾,白茫茫的,轻吻着人脸,微微觉着痒;又轻轻濡湿着衣裳。雨伞仿佛是风帆,在雨色濛濛中载浮载沉;也像一只只大翅膀,东南西北,无边无垠,因风四处飘航。

沉默的雨,无声胜有声;逗人的雨,真叫人喜悦。可以不必穿雨衣,在户外踯躅漫步,雨似蜜似酒,滋润着心灵。

——这梦幻似的雨,这奇异的雨,梦幻似的教人幻想。

记得杏花春雨的江南,雨点敲打着船篷,雨中也有梨花的幽香。记得西湖的夏

雨，元气淋漓，满湖荷叶被打得笃笃地响。记得天目山的秋雨，重雾深锁，万木萧萧，撑天的松柏经雨洗濯，显得格外苍劲。记得富春江的冬雨，如泣如诉，两岸茅屋炊烟阴沉沉，像一幅染湿了的铅笔画。

细雨微风的夜，适宜读诗和散文。狂风暴雨的夜，则宜读恐怖神怪小说。要不然，便邀几位知己，泡几杯浓茶，买一包花生米，点上一支洋烛，又当另有一番情趣。风雨更宜怀人，怀人常不寐，一声风一声雨，都似离人低诉。

那年夏天，和友人在春秋阁小坐。那时候，菱角已经成熟，莲池潭上，乡人驾着小船，忙于采摘；天空的白云，和水面的白鹭相映成趣。阵雨骤来，如万马奔腾，半屏山忽然不见了，只有密密的雨，密密地替莲池潭挂上了珠帘。雨阵里，那些采菱角的船，依然从容地游移摇荡。船上的人连蓑衣也不穿。

台湾南部雨量不多。尤其是高雄，灰土漫天，树枝树叶上厚墩墩地堆积着尘埃，经阵雨一淋，苍翠碧绿，焕然一新。雨后的寿山，妩媚地俯视默默的爱河，银鳞似的水波也被青青的山染绿了。

河堤上，那一排水水泥柱上，那一排路灯的瓷罩，白玉球似的镶嵌在山水之间，依稀是西湖的景色。

“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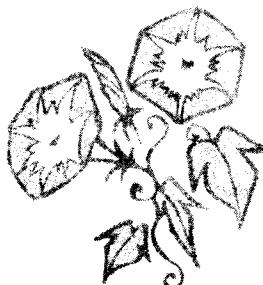
心灵体验

雨像“是千万条琴弦，弹出千变万化的声音”。本文也如一首动听的乐曲，奏出低回的乡情；旋律间，流淌着斩不断的轻愁。

放飞思维

1.“这奇异的雨，梦幻似的教人幻想。”作者会幻想什么呢？文章抒发作者一种怎样的情怀？

2. 作者在文章的结尾引用了苏诗，体会作者和苏氏相同的一种感情。





依然 是 雨

◆林 玲

后来，长大了。很惊奇地发现，还有“调调”这种叫人如醉如痴的东西。它象征着一个人的风雅与脱俗，像雨中漫步，伞下听雨鸣，海边观雨景等等。

小时候，好喜欢下雨，喜欢听那种丁丁当当的敲击声，喜欢那稀里哗啦的宣泄声，喜欢雨水将大地洗了个澡之后的那份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感觉。当然最喜欢的还是那一片白茫茫的积水。好棒哟！小雄！小辉！阿美！阿珠！来啊！快来啊！我们来玩打水战，放小船吧！乐喔！从嘴角直笑到眼睛里，又从脸上扩散到全身的每一个角落。跳啊！蹦啊！跑啊！追啊！什么也不欠缺了。

渐渐地，因为妈妈和老师都说：“下雨天，可别忘了带雨具喔！淋了雨，会感冒，会生病的啊！”雨，也慢慢地不再是那种朝思暮想的恩物了。不下也好，免得带雨具又烦又重的。但是如果出门时毫无征候，快放学时才突然下起雨来，要很突然才好，让妈妈和爸爸都来不及送雨具，我们就可以好好地表演一下自己的勇敢了。冲啊！雨丝从脸上滑到脖子里，凉凉的、冰冰的，从头直到脚好痛快、好舒服。一边跑，一边张嘴，让雨点像小弹珠似的投进口中，清清爽爽的，有一种似有似无的甜味。管他“落汤鸡”是副什么模样！一伙人嘻嘻哈哈地在雨丝中穿梭实在好玩，一切都可以不管，反正嘛！又不是我的错。天上的事，我哪知道！回家也不会挨骂的。是天有不测风云的啊！反倒是赚了一笔疼，又骗了一顿怜，蛮划算的啊！

后来，长大了，很惊奇地发现，还有“调调”这种叫人如醉如痴的东西。它象征着一个人的风雅与脱俗，像雨中漫步，伞下听雨鸣，海边观雨景等等。不全都是很美，很别致、很调调的吗？令人老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盼望与向往。

结婚了，另一半的他，似乎比我更爱雨。他常常三更半夜，还不会忘记了提醒我说：

“你听！下雨的声音多美！”

“嗯！”我当然不能糊糊涂涂地说不美而自贬身价啰！但我不得不承认它是最佳的催眠曲。下雨天，天气凉爽，睡觉格外地香甜、舒坦。这是真的。

孩子来了之后，忙碌的事情多了，再也没有闲情逸致去制造或强调什么调调不调调了。原来对于雨的那份情感也自然淡漠了。甚至要不是体谅农作物没有雨水是不行的这件事的话，还真希望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是太阳的天下才好



呢！因为一到下雨天，孩子的尿布晒不干，却偏偏就是尿个不停，尿个没完没了的。弄得东是尿布，西是尿布；头顶上碰到的是尿布，脚底下踩的还是尿布。湿漉漉的，找块干净的还真不容易呢！为此，我对雨失去了好感，还多次地诅咒过它。

雨让我感到害怕，倒还只是去年的事。原来大家都说：“屏东不会有什麼台风的啦！”恒春虽然常和台风扯在一起，但它离市区还远着呢！各人头上一片天。大家一直都没把它放在心上，看在眼里。没想到却偏偏就有那么意外的一次。赛洛玛台风一个上午两个小时的骚扰，屋顶上那一片粗壮的文化瓦，竟开始稀里哗啦地又跑又跳。助纣为虐的雨，毫不客气地闯了进来，一切都没了保障。虽然遭殃的不只我们一家，但惨就惨在这里，那么多的人家要修屋顶，泥水匠却还是固定的那几个。虽然他们可以起早摸黑地干活，却总还是不能成为三头六臂的人啊！等等吧！却把雨给等来了。稀里哗啦，滴滴答答，就像直接打在人心板上似的。多触目惊心的声音啊！叫人又怕又气又急又恨，午夜梦醒，没有电，一片黑漆漆的。拿着摇摇晃晃、忽明忽暗的蜡烛，只见东在滴水，西又湿了一片。怎么办呢？长夜漫漫，天亮之后还不一定就有办法！那些日子，一串串的雨，就像一串串的子弹，一把把的尖刀，叫人又急又烦，真叫人痛恨啊！

从此，我对雨没有了好感。有时是麻麻木木的；彼此各不相干；有时是烦烦厌厌的；又下雨，干什么来着？有时，更会有一股无法平息的恐惧感：可别再漏雨了啊！凝视窗外，依然是雨，只是人在变，我变了，而失去的东西不复再来。

心灵体验

本文是篇抒情散文。不见朦胧也没有浓得化不开的柔情，只是把自己的经历、体验如实地写出来，读起来颇有“似曾相识燕归来”之感。

放飞思维

1. 文章以感情变化为线索，仔细体会作者对这种感情变化的描绘。
2. 体会文中用白描的手法描写对不同生活的体验。
3. 用感情变化来反映人生历程，这种写作思路与一般描写雨景的文章有什么不同之处？





听听那冷雨

◆(台湾)余光中

雨不但可嗅，可观，更可以听。听听那冷雨。听雨，只要不是石破天惊的台风暴雨，在听觉上即是一种美感。

惊蛰一过，春寒加剧。先是料料峭峭，继而雨季开始，时而淋淋漓漓，时而淅淅沥沥，天潮潮地湿湿，即使在梦里，也似乎把伞撑着。而就凭一把伞，躲过一阵潇潇的冷雨，也躲过整个雨季。连思想也都是潮润润的。每天回家，曲折穿过金门街到厦门街迷宫式的长巷短巷，雨里风里，走入霏霏令人更想入非非。想这样子的台北凄凄切切完全是黑白片的味道，想整个中国整部中国的历史无非是一张黑白片子，片头到片尾，一直是这样下着雨的。这种感觉，不知道是不是从安东尼奥尼那里来的。不过那一块土地是久违了，25年，四分之一的世纪，即使有雨，也隔着千山万山，千伞万伞。25年，一切都断了，只有气候，只有气象报告还牵连在一起。大寒流从那块土地上弥天卷来，这种酷冷吾与古大陆分担。不能扑进她怀里，被她的裾边扫一扫吧也算是安慰孺慕之情。

这样想时，严寒里竟有一点儿温暖的感觉了。这样想时，他希望这些狭长的巷子永远延伸下去，他的思路也可以延伸下去，不是金门街到厦门街，而是金门到厦门。他是厦门人，至少是广义的厦门人，20年来，不住在厦门，住在厦门街，算是嘲弄吧，也算是安慰。不过说到广义，他同样也是广义的江南人，常州人，南京人，川娃儿，五陵少年。杏花春雨江南，那是他的少年时代了。再过半个月就是清明。安东尼奥尼的镜头摇过去，摇过去又摇过来。残山剩水犹如是；皇天后土犹如是；纭纭黔首纷纷黎民从北到南犹如是。那里面是中国吗？那里面当然还是中国，永远是中国。只是杏花春雨已不再，牧童遥指已不再，剑门细雨渭城轻尘也都已不再。然则他日思夜梦的那片土地，究竟在哪里呢？

在报纸的头条标题里吗？还是香港的谣言里？还是傅聪的黑键白键马思聪的跳弓拨弦？还是安东尼奥尼的镜底勒马洲的望中？还是呢，故宫博物院的壁头和玻璃橱内，京戏的锣鼓声中太白和东坡的韵里？

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因为一个方块字是一个天地。太初有字，于是汉族的





心灵，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譬如凭空写一个“雨”字，点点滴滴，滂滂沱沱，淅沥淅沥淅沥，一切云情雨意，就宛然其中了。视觉上的这种美感，岂是什么 rain 也好 Pluie 也好所能满足？翻开一部《辞源》或《辞海》，金木水火土，各成世界，而一人“雨”部，古神州的无颜千变万化，便悉在望中，美丽的霜雪云霞，骇人的雷电霹雹，展露的无非是神的好脾气与坏脾气，气象台百读不厌门外汉百思不解的百科全书。

听听，那冷雨，看看，那冷雨；嗅嗅闻闻，那冷雨；舔舔吧，那冷雨。雨在他的伞上，这城市百万人的伞上，雨衣上，屋上，天线上。雨下在基隆港，在防波堤，在海峡的船上，清明这季雨。雨是女性，应该最富于感性。雨气空蒙而迷幻，细细嗅嗅，清爽爽新新，有一点点薄荷的香味。浓的时候，竟发出草和树沐发后特有的淡淡土腥气，也许那竟是蚯蚓和蜗牛的腥气吧，毕竟是惊蛰了啊。也许地上的地下的生命，也许古中国层层叠叠的记忆皆蠹蠹而蠕，也许是植物的潜意识和梦吧，那腥气。

第三次去美国，在高高的丹佛山居了两年。美国的西部，多山多沙漠，千里干旱。天，蓝似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眼睛；地，红如印第安人的肌肤；云，却是罕见的白鸟。落基山簇簇耀目的雪峰上，很少飘云牵雾。一来高，二来干，三来森林线以上，杉柏也止步。中国诗词里“荡胸生层云”，或是“商略黄昏雨”的意趣，是落基山上难睹的景象。落基山岭之胜，在石，在雪。那些奇岩怪石，相叠互倚，砌一场惊心动魄的雕塑展览，给太阳和千里的风看。那雪，白得虚虚幻幻，冷得清清醒醒，那股皑皑不绝一仰难尽的气势，压得人呼吸困难，心寒眸酸。不过要领略“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的境界，仍须回中国。台湾湿度很高，最饶云气氤氲雨意迷离的情调。两度夜宿溪头，树香沁鼻，宵寒袭时，枕着润碧湿翠苍苍交叠的山影和万籁都歇的岑寂，仙人一样睡去。山中一夜饱雨，次晨醒来，在旭日未升的原始幽静中，冲着隔夜的寒气，踏着满地的断柯折枝和仍在流泻的细股雨水，一径探入森林的秘密，曲曲弯弯，步上山去。溪头的山，树密雾浓，蓊郁的水气从谷底冉冉升起，时稠时稀，蒸腾多姿，幻化无定，只能从雾破云开的空处，窥见乍现即隐的一峰半壑，要纵览全貌，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少入山两次，只能在白茫茫里和溪头诸峰玩捉迷藏的游戏，回到台北，世人问起，除了笑而不答心自闲，故作神秘之外，实际的印象，也无非山在虚无之间罢了。云缭烟绕，山隐水适的中国风景，由来予人宋画的韵味。那天下也许是赵家的天下，那山水却是米家的山水。而究竟，是米氏父子下笔像中国的山水，还是中国的山水上纸像宋画，恐怕是谁也不清楚了吧？

雨不但可嗅，可观，更可以听。听听那冷雨。听雨，只要不是石破天惊的台风暴雨，在听觉上即是一种美感。大陆上的秋天，无论是疏雨滴梧桐，或是骤雨打荷叶，听去总有一点凄凉、凄清、凄楚。于今在岛上回味，则在凄楚之外，更笼上一层凄迷